# 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十三

明 鄭真 撰

記

鑑思堂記

鑑思堂者開封李彦亨氏戀慕之地也李氏世家相臺自金源末至元百十年間高大父昭勇公官授節鉞傳及中順州守及敦武宣課提舉凡三世敦武生安義居

士彦亨則居士之子也居士早喪彦亨幼孤養其母夫人某氏兵難薦興奉板輿展轉晉魏間凡二十餘年實得其歡心際聖運肇興附籍開封之新昌里構草堂三楹奉母以居地素下濕多茹鹻飲醎若堂既成鑿井得甘泉焉汴之縉紳士大夫以為純孝所致於是具殽酒落成之夫人指彦亨為衆言曰吾年及笄為李氏婦今七十餘矣嘗逮事先姑崔氏言祖宗以來形貌相似殆氣類耶此子狀肖其父而鬢髮皤然宗祀之弗墜庶幾在

茲乎彥亨覽鏡自照以不及見其父為悲時予與喬君志寧在坐起奉觴為母夫人壽題其堂曰鑑思云越三年予忝屬天官乃使請文以記予惟物生有象明照無窮鑑者至明之器也妍媸俯仰物莫得遁焉然鑒於水者不若鑒於人鑒於形者不若鑒於心因其耳目之覩以起夫心志之思則鑑之為器不徒然矣且夫父者我之所從出今由父母而上泝高曾世代相遠而精神血脈固有流通而脗合者昔者賢哲之家雲仍後先不特

於聲音笑貌之似而必求其道德功業之類彦亨因其母夫人之言覽鏡以思其父昊天罔極矣嗣而續之父雖沒而猶存也求形畵像云乎哉且孝百行之原執一物而百善至彦亨至孝感神甘泉之應天固有以鑒之矣況夙興夜寐耳存目注不顯亦臨者乎國家孝理天下若李氏母夫人之壽考康寧而有彦亨為之子以學行表儀庠序登之王府為左右從臣異日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天下之人其不以之為鑒乎予幸得告老北還

當為彦亨賦之

雪霽軒記

吾鄉為東南之甲郡雉堞雲屯扼江阻海山之得名者金娥導前驃騎殿後玉几太白天井文錫諸峰雄踞角立當夫玄冥戒冬雪霙飛洒俯仰高下萬象交輝來游之士窮幽探勝以為不啻上方丈而登蓬壺也郡人陳先生子雲居闤闠中闢一軒為藏修之地外列花竹奇石内度諸經子史日與賓客討論訂正值風雪交作擁爐便

坐觴炙行酒誦梁園之賦叶郢中之歌清聲逸響慷慨
今古既而風定雪止曙色曈曨而一簾高捲四牖洞開
丹山赤水洞天三百八十峰之勝皆在目睫世所謂銀
界三千者殆不能極其形容也子雲居之甚樂縉紳君
子扁曰雪齋云會予自鳳陽入覲授廣信郡文學掾過
家上任子雲送至舟次以記為屬因書以復之曰子雲
其寓情於物者乎天下之物得諸目而識諸心情之適
者心之適也一心衆理之會淺近云乎哉夫氣物流行

莫非陰陽所為陰極則雪降陽動則日出雪之霽以日之霽也陰陽二氣磅礴兩間於是時也精神内融英華外發天地之心天地之氣我之氣一塵不得而雜也一私不得而入也造化之妙相為無窮矣且雪天下之至白者也豐年之祥兆於是詩人有言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以其有澤物之功焉斯固人人之所同喜者也然雪以時而降以時而霽玩簷氷之成筯眄野水之流澌吾之適猶夫人之適也可但若王恭之氅東郭之履特

立獨行以自眩其怪且奇哉子雲扁焉而時爲觀焉其有由然矣予居中都之臨淮十有二年每雪晴時絨帽重裘出塗山門徘徊徙倚久然後去間嘗以講説春秋經名入晉邸蹇驢行深雪中瞻仰皇陵諸山如瓊樓玉宇晃烺照耀弗知爲人間世也然而嚴寒慄烈莫之能禦則固以爲犇命之勞不若子雲衽席之安也迺今越在廣信地益處於南窮冬少雪非在淮海時比遙盼家山瀛洲天遠緬懷子雲兹軒之下燕坐從容傲睨無際

則固灑然泠然於雲霄之表矣異日扁舟清興不識果能如王子猷之訪戴安道乎否耶於是乎記之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十有九日澗齋鄭真記

竹坡記

上饒徐公英仲年逾八袠龎眉皓首衣冠偉如若香山九老之一所居在山谷中塵坌敻絕坡坨上下植以修竹小者大者如青琅玕挺挺離立枝葉交亞如鐵鉤鏁金錯刀縱横疊沓掩映清溪白石間風雨晦明月星晨

夕如蓬萊仙人湘江帝子飄飄然珮琚來下而雲旌翠羽飛揚晻曖也如笙簫並奏蛟龍舞而鳳凰吟也英仲撫有佳勝作亭其上自號竹坡客至觴酒嘯歌傲睨無際人以有道君子目之庶幾文與可之在篔簹谷云會予與教信庠以斯文禮見求為著記夫君子之心與天地造化相為流通於其動植之微形聲之接而識其理之所以然則天道之流行賦予皆在我矣況夫竹之為物根之固而性之直也心之虛而節之勁也固則不拔

不屢直則不曲不回虛則必能有容勁則不失之弱是物之受命於天者然也英仲家澤世積本深末茂有操守有度量而正容肅躬不可褻玩竹之植也庶幾近之故其歲寒之交誓言金石殆與此君周旋始終矣抑嘗以易說卦觀之震爲蒼筤之竹震爲雷爲動而其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蓋竹者植之物也於震之象何居予家居海上歲暮杖屨於磵筆間霜筠雪節生意默然及春雷啓蟄萌茁迸裂森然犢角之挺挺也儼乎豹斑之

隱隱也儵焉旬日枝分簶解由是干雲霄捧天日而造化生生之理不可勝窮矣予乃喟然嘆曰士之變化成就不當如是耶惕然自厲不有協於易之象乎適令典教而來以為英仲兩朝𦳝德為逸民為吉士訂正歸宿之地將在於此想像儀容漪漪之間其為企慕何如哉異日幸得過從竹坡之上取童子所携長琴請英仲作鶴舞洞天之曲以洗塵陋不亦可乎顧以末學無文不能如蘇長公大手筆以形容有道之氣象也

# 槐庭記

槐之為物也幹可材備成器花可染為中大正色子可藥濟疾病上應公台之祥下示科名之讖非若散樗惡櫟旦夕斤斧於樵童牧豎也夫其受命於天而托質於地葢亦異矣隱人君子時而培植焉其有以哉廣信徐君德彰父家於郡城六十里闢堂數楹高明顯豁日與山水色相為主賔堂外植槐數十本對峙林立蒼翠欝然時德彰令尊翁年踰八袠鳶肩龎眉善飲酒彊飯朝

夕宴坐堂上德彰與其諸兄恪恭詩禮滫瀡甘旨侍奉怡愉不少怠賓客來集舉盃祝頌以為福履之成焉因題之曰槐庭云夫種木猶種德也木之盛德之盛也德之盛則本之一身推之一家而及於天下矣以德彰性本孝友心存惠濟於其庭槐之植也根之固則猶其先業之遠慶澤之深而無至於蹷拔也幹之碩則猶其立心之正律己之嚴而不至於誘惑也枝葉之茂陰翳之盛膚理之密則見其祚胤之多福履之及而致用之全

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哉昔韓宣子聘於魯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嘉樹夫所謂封殖者固非藉柯葉以資玩好之娛也亦曰以其德焉爾子千里南來未得一造槐庭之下然而蟬聲晝永夕照風清此心嚮往久矣宣子之譽其能忘情乎德彰盍亦封殖乎德矣哉若乃功名爵祿冠冕軒車之盛則以付之南柯之夢可也

夢拙軒記

崑山孫惟學氏倅廣信上饒之初年於靈山之陽王浮之上審勢面勝構軒居為寢息之所扁曰夢拙予典教郡庠以斯文之契過焉語之曰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拙者不得而巧巧者不得而拙也子之夢拙於義何居豈天誘其衷造初者示之象以為進退出處耶且子仕宦南北多歷年所於世之是非榮辱固已如邯鄲之一夢矣今復曰夢拙無乃夢中說夢乎惟學曰不然吾嘗夢雙鴿止於座隅掩而獲之水飲而粟啄啐啐然若欲

以臆詐者既寤以周禮六夢之法占之非思也非噩也不知其爲祥耶否耶徐而得之曰鴆羽族之拙者也吾以拙累久矣而莫之去也其以拙終身乎於是扁焉觀焉庶幾以為精神氣脈與造化相流通矣予應之曰人與物同者也托興比德於是乎在而況衽席之上夢寐有以得夫心之所同然者哉然而夜如何其杳冥茫昧物我兩忘無彼無此不知子夢鳩耶鳩夢子耶且鳩之拙也尚矣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詩人以興二南風化之盛

然而雄鳩之鳴逝吾猶惡其佻巧士君子之於拙其嚴矣哉粤自大朴既散巧偽日滋譸張變幻之士憧憧而往來者相踵也耳目所極不能不歎然於中矣夢鄉不知幾千里而物以類至即其羽翼之馴習而識其性之專静均壹用以為律身行己之要斯足以見天人感通之符矣豈若昔人所謂夢蝶夢鶴自詫於虛無恍惚而謂與道翺翔者哉抑嘗聞之古者以鳥名官故祝鳩司徒雎鳩司馬鳲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五鳩皆所以司

民者也以惟學際文明之運與司民社而雙鳩兆形夢寐功名爵祿其自兹升矣異時放鳩示好生之徳杖鳩崇養老之義子其以為夢耶非夢耶予固天下之至拙者幸分半榻於是軒之下涼竹簟之清風眄芸窻之皎月鼻息通靈自謂羲皇上人之流矣乃蕉鹿之疑妄吾無取乎爾

源齋記

益津劉公於洪武乙丑夏六月由衡州耒陽丞歸里不

一月有司復以通經薦陞知江西廣信事旣至恪恭迺職對揚丕顯休命退食自公肅居深念以為天下之事必有其本事之有本猶水之有源也眇予小子辱司郡寄恐隕越為斯文羞朝夕兢焉惕焉有事焉勿忘焉端本而澄源濬其流而引其支不識可乎哉因扁其所居曰源齋云予以郡博士於公有賓主之契起而言曰天壤之間水居其多演為萬派而會於一原固其理然也造化之大萬殊而一本其理不然乎因物而察理君子

所以致其知也是故逝者如斯以明道體原泉混混以明學問學即所以明道也學之正道之明見之事為施之政治袞袞乎其不窮也滔滔乎其不竭也至於當大事臨大節議論之宏力量之重足以砥柱而障狂瀾矣以公學優而仕用源齋自號其合體用顯微而一致者歟謹按劉氏家出彭城自卯金刀應讖赤帝子遂有天下降國而家衣冠蟬聯代著閥閲在上谷者尤號為盛此公家世之源也元至正間公嘗曳裾燕都為國子

伴讀助教喬先生志寧授以易經凡卦爻彖繫之微辭
象變占之正心傳而面命之祭酒徐公彦禮御史胡公
山歷得其所試文以為析理精立論當置為魁選一時
貴游行輩為屈此公師友之源也迺今聖運文明九重
入覲東南名郡一麾出守凡而王政之大民事之要推
而致之無過焉不及焉有本者不如是乎扁而觀之益
將盡性命之理窮事物之情與上下相為流通矣吁其
可不敬矣哉雖然天以一生水地六成之九州之水備

見禹貢是水用大矣然導河曰自積石導淮曰自桐栢至於嶓冡導漾導江及沱其終皆曰入于海彼葢以會於極者泝其源也然則水之大者莫海若哉海為萬流之滙心為萬化之源即吾之心而擴充之上以尊君下以臨民衣裳而冠冕朝宗之義百年一日也勳名事業不至於海不止矣溝壑之聚云乎哉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其公之謂乎姑書以為記公名循字循理云

無逸齋記

天下之事成於勤而敗於逸古之人皆然也今之人獨不然哉夫萬古一時萬人一心古之人無逸也今之人亦無逸也今人何異於古人哉勤之與逸同係於一人一心而天下國家盛衰係焉吁其不可懼哉同郡周啓宗氏以無逸名其齋居鄉先生卓習之父為之著記後十餘年適予自淮海言歸啓宗復請申其說而予何足以言之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向者卓先生所以

告啓宗者既克慎其始矣庶幾叮嚀反覆俾圖攸終哉
夫虔恭自度不敢荒寧壽考所由致也上壽百年中壽
九十年下壽六十年往者如斯來者莫止可自暇自逸
乎哉是故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日就月將遜志于學不
以遲暮而有悔也涉難歷險化為坦途櫛風沐雨視為
佳趣不以宴安而可懷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恭敬所
以為仁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存養所以慎獨豈曰造次
顛沛之或違不睹不聞之或懈耶且天地造化萬殊一

致吾心之體用固與之周流無間矣歲月不留寸陰當惜恍焉孜孜樂善不倦勇往力行中立不倚聖門高遠跬步可至福壽之來也必矣嗚呼所其無逸如此而已

啓宗其知所自力哉仰惟大明麗天君臣盛際旨鷺既醉持盈守成文學侍從之士固有以無逸書為諷誦者矣亦有以無逸圖為鑒觀者矣啓宗年方彊仕將致身青雲之上幸得見如姬公旦宋廣平之流以之傳帝王心法之要斯其為始終服膺矣予雖老願與有成焉

思稼軒記

真在臨淮入覲京師承恩除廣信教授還家上任過月湖宋故少師金紫史公舊第其四世孫均實以嘗傳易於先府君求我先生有兄弟朋友之契慰藉良厚見其軒居扁曰思稼輒問之曰稼者百穀總稱天下之人所恃以為命者也子何以思為哉豈嘗缺於朝夕者耶抑亦聖門所謂樊遲請學者耶均實啞然笑曰是何言歟昔吾先金紫公罷官退居鄮溪別墅構亭曰觀稼日與

田夫野老相望阡陌間彼其念慮精微謀謨永遠葢將致艱難務本之意以貽厥子孫於無窮豈以功名富貴為可恃哉今去二百餘年文獻一線之達眇子小子無所肖似然而神明志氣之交形聲影響之接不以昕莫或間也扁曰思稼其將循名求實者哉真復之曰子其以前人之心為心者乎夫心之官則思虚靈知覺由内以達外故渴而思飲饑而思食寒而思衣皆切於日用所不能無至於賢哲立心行事使不置諸思惟而得其

要領其何以爲用力之地乎史氏在宋東南時爲相門金紫公越社之孫衛社之姪而提刑公長子也文學政事有名於時而多所著述淳熙間越社再召金紫扶掖上殿阜陵嘉奬弗置富貴榮耀當世莫及祿賜之豐何待於稼然而林泉宴遊之娛獨以稼言者豈有他哉葢所以培植先德之厚以爲嗣續之傳爾想夫原田每每十千維耦而水車晚沸雨笠朝集於是時也顧盼遠近有曾孫來止爲我髦士之意我後人之有事焉勿忘焉

菑揣之責盡之在已勿助長以揠拔也以穮以穮豐年之慶匪今斯今矣均實思稼之意不在茲耶且夫學猶稼也成則為嘉穀不則蕘稗焉而已矣可不深致其思乎本之以忠信仁厚之澤溉之以詩書禮樂之源以方册為町畦以翰墨為耒耜則夫有秋之盛益被乎天下高爵重祿有如金紫公矣豈特黍稷倉廩之實以為一家一人之奉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均實之謂乎均實聞之曰予之期望可謂至矣顧予已老恐終不能

以亢宗也磽确之餘服勞作苦用以係先烈之思庶幾可哉子幸而退歸吾當訪子於丹山赤水之陽歌豳風擊土鼓共爲太平之民矣

拙修齋記

古之人重以厚今之人輕以浮重以厚者拙之本原輕以浮者巧之横流天之生人何異於古今哉豈其性稟之或偏或正耶抑其氣運之降習俗之弊而致然耶昔子貢過漢陰丈人抱甕灌畦教以桔槹而丈人羞之則

天地生人之道亦惟拙而已有能以拙自修不幾於君子乎同郡黄夢熊氏世家子也年逾三十質實惟重以詩經中洪武五年江淛鄉貢進士選計偕京師大臣將奏以官控辭再三大臣為之喜曰子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者耶遂免歸閉門讀書養母事兄以孝友聞昌國邑大夫以禮幣招致教導弟子員昌國海島雲水鄉夢熊不憚僻險日與學者研精畢力求底於聖賢之域退處齋居一榻蕭然而静存深念渺渺千古若有與之晤語

者因扁曰拙修葢用儒先董子之語云予向與夢熊同年夢熊以世契視爲執友禮待良厚予以廣信文學掾過家上任夢熊請著文以記夫人喜巧而惡拙久矣夢熊以拙自修毋乃愈拙而人愈不喜乎且君子之學也期底於道而已不以世之好惡爲是非榮辱也故拙之修道之修也董子伊洛正傳謂聞道爲恍而以拙自修葢信之篤而志之力也考亭朱子以爲下學上達之要信哉夢熊自幼知學而欲自同於古人則其於道也必

有神會心得於渾淪磅礴之外矣彼有譸張變幻而阿媚取容逢迎為詭至於昏夜乞哀驕人白日而曰吾巧於游説巧於仕宦名聲者夢熊能不穢而唾之哉且夫炫耀華美不如敦朴淺近浮薄不如深沉敏速捷急不如遲久世豈有重此輕彼者耶夢熊以拙自修其視流俗何如哉夫道者天理自然順其理而不去拙斯在矣中庸曰修身則道立身外無道拙修矣其於道也孰禦焉此固夢熊名齋之意豈可以淺近形容哉夢熊先大

父鄉先生聲甫宋太學生以文名著於德祐間嘗試對
將畧人才號金玉策夢熊寶為家蔵經濟之傳固有素
矣拙修云乎哉予年過五十憎然無能讀周子拙賦以
自解幸而退歸與夢熊相羊山海間其亦出處之同者
乎於是乎記之

滎陽外史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四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五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六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七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八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九

明　鄭真　撰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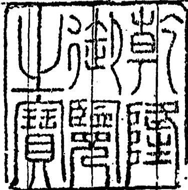
滎陽外史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一

明　鄭真　撰

序

送知淮安府事德安洪公上任序

洪武十有一年春三月鳳陽府同知德安洪公範九疇奉詔命知淮安府事公便道上官追餞者出朝陽門外二十餘里為其僚友者曰守官至難也鳳陽置郡以来

通守別駕多以事去公獨以才行兼濟簡在眷知甫及二載授以二千石之重君臣際遇可謂盛矣然舍此去彼一政一令之施何所諮諏乎為其士大夫者曰斯文不振久矣公攝守事時諜諸同志興學校創禮殿釋奠先聖與諸生落其成勸勉激厲拳拳焉自今以往復有如公之賢克繼其終者乎為其父老民庶者曰中都天子故里大駕歸幸親王駐師館穀供億吾民甘心焉而公不亟不疾不鞭朴怒罵而事以集子育之恩不可忘

也公今自此升矣其復有如公之撫柔吾民者乎相與執轡遮道欲留真忝以文學掾屬在下風拱手肅容趨而解之曰諸公信厚矣而還命渙頒公不得而辭也然公何以得衆心所同哉有以見公愷悌君子宜民宜人者矣夫高爵重祿君人者所以勸賞天下也聖主於公知之既明將用之天下大慰斯民之生非一郡所得淹而久也今自同知進為太守特其一階一級之升耳自是入為三公入為丞相寧不先有漢故實乎然則公之

不可留也諗矣淮安地包河海控制山東古今形勝昔者張敞鄭弘之治民祖逖韓世忠之治兵枚臯之文章陳瓘之氣節流風遺習猶有存者國家建都江左視淮安為股肱郡以公治行之著輟中都重地來為之守注意深矣公之為治其不以古人自期乎公之先在元世祖為開國勲臣世爵武弁佩金虎符鎮雲夢至公以儒業值興運初知解州入謝日上親撫諭再三自解州歷鳳陽凡三轉綰郡符至四品所謂公侯子孫克濟其美

者非公其誰也耶公其益勵忠勤以報上哉於是衆皆以為然酌酒賦詩而真為之序

送知汝寧府事萬公孟雅上任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一年春王三月詔以泗州知州萬公孟雅陞知汝寧府事公拜命趣裝過臨淮真迓諸道左為公賀公從容言曰民社之司國體所關孟雅藐焉晚進無能為役任以一縣一州猶恐弗勝況二千石之重耶仰惟聖明在上拔擢至此懼隕越為斯文羞何以賀

為真應之曰此足以見公敬謹之心至矣天子於公知之既明故用之亟而任之重也公其夙興夜寐以圖報上恩哉按公南昌府進賢縣人自幼讀書有竒氣洪武甲寅以人材徴至京師天官策以時務畫畧去問目直以己意荅之天官擊節嘆賞曰用世才也授侍儀司舍人進殿廷儀禮司副奏對詳雅甚稱上意謁告歸拜家慶還奏江上儌巡不法事諸巡檢皆杖責公遂授知鳳陽府臨淮縣事臨淮中都畿邑多謫徙之民使者往來

冠蓋相望置驛給馬視以為重先時量其民之物力高下十分為率以供其役奸民號金銀王者與其徒十人恃郡太守親契撰詞行賄將變置損益售自私之計公慨然曰撓法亂政有甚於此者耶實封上言上命臺府鞫治奸民悉服罪郡太守坐累至死公遂以言事得實陞知泗州事泗民醇厚古朴公知其易治也蒞以寬治其民大和以得公為晚士大夫之在學校者撫其事傚漢魏樂府詠歌之報政上聞遂有今汝寧之命意非才且

能其至是乎汝寧古為蔡州周蔡仲所封在春秋為要領之國齊桓晉定两召陵之師皆以蔡故炎漢以來袁安陳蕃許劭之流以名節相尚至宋上蔡先生謝公以伊洛正傳啟迪後進文物彬彬焉而自近世以降汝寧首為兵階際今盛明德化涵濡休養生息十有餘年向之稱干比戈晝戰夕備者今則詩書禮樂道古昔而稱先王恂恂乎禮讓之風矣向之飛芻輓粟疲於奔命者今則優游田里以耕以稼養生送死各終天年無愁嘆

困苦之聲矣而公以聰明清强之資當承流宣化之任所以撫安其民者其不以在上之心為心哉漢黄霸守頴川以治行第一入為丞相汝寧頴川密邇之地也公其有所興起矣廟堂鈞軸之任寧不有待於公乎真雖老猶及見之矣遂酌酒為别叙其事以贈公之父玉麟先生博學老成生公時嘗感異夢公政治之善者多出庭訓云時洪武十一年龍集戊午三月十有四日序

送平涼崇信縣主簿定海趙行遠復任序

鮫川為明郡屬邑有虎蹲山以為形勝溟波際天一瞬萬里珠宫貝闕光怪朝夕蛟龍之變化鯤鯨之出没雲煙風雨晦冥不測誠天地之偉觀也去鮫川四十里曰慈峯為元放翁隱居之地有丹竈在焉山勢峭刻林泉幽深靈芝瑶草琅玕之屬叢生其間至其地者不啻上方丈而登蓬萊也邑大姓趙行遠者居之趙之先家襄陽在宋建炎時有扈從來南者遂占籍焉行遠少失所怙有毋年八十餘耕田讀書從漁網家取海錯以給奉

養洪武六年夏以秀才徵至京師試藝中選授安西平陽府崇信縣主簿有能聲三年考滿入覲宴南宫俾復舊職謁告歸拜家慶慈顔喜悦鄉黨咸以為榮畢事以來過中都求予文以贈夫士之出處一惟其時而已故在山林則以尊德樂義為心在朝廷則以濟時行道為心行遠居海上初無意仕進也及出而任民社之重於是錢穀賦税政事刑名與夫簿書期會念念乎動静語默拳拳乎舉措設施不能以一息忘也國家用人取法

唐虞三考黜陟久任責成有官守言責者盍亦慎重乎守之以公涖之以勤而行之以敏毋曠官失職以至於戾上以慰廊廟之望下以樂斯民之生前乎如是也後乎如是也斯其庶幾哉昔先宋時文獻萃於我明若黄給事巵年以讜直聞應參政徭以文章顯沈國録煥以道學稱皆在今鮫川昌國諸島嶼間行遠習聞其風其似而續之矣夫觀於海難為水行遠家海上觀海者也功名事業其必如海矣乎行遠行矣見莊浪縣簿曰鄭

奇者子同母弟也其必以是勉之

送國學生洪仲友授開封杞縣丞序

杞有夏之後也聖人書之春秋始以伯中以侯終以子有若不足乎杞者豈以其用夷禮失先代之舊歟毋亦以其甘心削弱不自齒於大國歟自秦置縣以來有長吏治其民人遂並列於有司矣今觀其地在梁宋之郊北入燕冀西出并晉四方賓客高車駟馬為仕宦而往來者肩相摩而足相踵也使者一介之命元戎十乘之

儀王事勤勞不遑啟處者冠蓋駢集而旌旗聯屬也原田廣阜以耕以稼出賦稅以給公上其民甘心焉然而供億將迎馳驅奔命盖亦煩且勞矣非有清介勤敏之士撫柔而勞來之何以副國家安養生息之盛哉嚴陵洪仲友好學能文由國學生分教臨淮者三年天官奉命徵入授開封府杞縣丞丞貳令者也於其政事號令之施得以可否其間非阿順以為同矯亢以為異也令夫令之與丞聽治一堂之上吏胥抱成案鵠立有啟其

端者曰其事當然其事不當然署其當然者不署其不當然者一利之興民望焉一害之除民望焉斯其庶幾矣夫使依違苟且當署即署利之弗興害之弗除焉用彼相哉仲友以學入政志乎民者也盍亦不負丞乎杞之令長黄原輔由翰林拜御史出膺茲選文章政事綱維於上仲友賛助而輔成之杞其治矣公退之暇問諸境内亦有道古昔而稱先王者乎由是明禮義以正人心興教化以厚民俗有夏之遺風千萬載如一日矣使

有學禮如尼父者過而觀之曰文獻足徵焉豈非朝廷所望士君子為政之效哉

送邳州睢寧縣主簿何振紀朝京序

春秋之學自左氏公穀氏以及文定胡氏之説天下家傳而人誦之際今聖朝科舉取士復增用宋直閣張主一氏胡氏得於伊川程子張氏得於考亭朱子大經大法前後一揆士君子取與之公固足以信諸天下後世矣有能因其學而見諸政其非明體適用之士哉山西

沁水縣何君振紀世家儒素幼從鄉先生胡闢張公德彦游張公通五經元時累領鄉薦後以上第歷任儒臺愛振紀穎悟授以春秋凡王伯夷夏之畧所以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者無不用其至洪武四年之秋有司敦迫就試鄉闈復徵試吏部論楚椒吳札為一例吳札讓國之賢不當以辟國見貶大宗伯見而異之奏為霸州保定縣主簿未幾以減汰冗員調雎寧縣簿雎寧下邳屬邑今為中都畿甸昔者黄石公張子房之知畧江革

王祥之孝行遺風流俗猶有存者振紀居佐貳之職盡心周旋不憚勞勩闔境百里政教所行風動草偃由是盜賊屏息詞訟簡少治郵傳而道路以葺修陂堰而水利以興勸學校則詩書禮讓之風藹如也課農桑則禾麻絲繭之用裕如也振紀之政既為郡府所知遂檄命攝五河縣復攝淮北岸稅課分司事皆有能聲復職雎寧益廉慎自持民以悅服既三年遂以考滿入覲明廷矣振紀其賢矣哉夫窮經將以致用也惟春秋帝王傳

心要典君臣父子之道實備焉推而行之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也豈徒一縣邑閭哉振紀以春秋學來佐雎寧設施舉措之方本諸褒貶賞罰之要所謂明體適用者不在茲耶且夫三考黜陟唐虞盛典久任責成漢唐良法國家用人依倣前代有如振紀之政獻諸九重之上天顏對越恩言嘉獎不使之復政雎寧以慰其民之心哉傳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於振紀見之矣予以鄉貢忝教臨淮振紀嘗以公事至郡府得與論同經之

好故於其行取其為學治政之大者叙以為贈而凡聚散離合之瑣瑣者庸得而畧焉

送鳳陽府推官李公考滿朝京序

政事之重尚矣周禮秋官司寇掌邦禁以佐王而士師鄉士遂士皆其屬也漢有廷尉平司詔獄而部刺史郡太守各以其法律治境內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蓋不一矣宋節鎮府州置推官一人當時公卿士大夫名聲在朝廷功業在民社如趙抃蘇頌之流率由茲選不謂之

得人矣乎欽惟聖朝混一海宇小大之任咸盡其才至於推讞之職尤不輕授盖欲刑期無刑致治平之効以比隆唐虞三代也嘻盛矣而為是官者其可不以在上之心為心而勤於厥事者哉吉安李公以儒世家初任河南陳留縣丞以政績著聞陞授今鳳陽府推官鳳陽帝鄉戚里中都重地簿書獄訟號為繁劇公之來也日與郡長貳坐堂上講明治體凡一政之出一令之施相其可否闔境千有餘里風行草偃無有後期至於刑獄置

對則東廳獨署洞究精察所屬官吏貪贓狼籍者按得罪狀或杖或流率媿服以去有先被鍛鍊成死獄者公審其實有罪者至服斧鑕無罪者為破械出之至於疑似之蹤詭伏之奸必俟其發覺呈露逮捕係治而無有寃枉不伸者矣於是縉紳士大夫相謂曰李公其賢乎真聞之作而言曰公何以得諸衆論之公哉帝堯之世伯夷折民惟刑孔聖之門子路片言折獄刑非不用也然非明而清者不足以任法之重輕非剛而勇者不足

以寄人之生死公之治獄小大以情然後以其法施之生者非我能生之也死者求其生而不得則亦未如之何也夫其存心之正用法之公斯能伸其所學而不媿古人矣是宜人所羡慕而歆豔之者使天下為士師者皆如公焉刑措之効不其可致者乎昔者儒先君子有法律仁義之説盖法律本於仁義必有慈良忠厚之意存乎其間斯民固有觀感動蕩為善而不自已者矣公嘗以仁義之道莫先於教化而教化莫重於學校

每謁先聖廟下必進諸生講明經史以濟全體大用之要可謂知本者矣蒞政之暇詩歌自適嘗賦燈夕短歌行模寫太平風物之盛雍容揄揚郡博士以下皆屬和焉今忽已三年矣考滿朝京凡平日被公容接者能無情乎庸即九郡山川古蹟形勝抯題為詠竊比古人贈出處之意云

送懷遠縣稅課局大使樊先生牧齋考滿朝京序

象山在明海上有丹山蓬萊之勝玉芝朱草琅玕及不

死之藥生焉古仙神人若羨門安期偓佺之徒嘗居之
其人物多風流醞藉有冠帶佩玉氣象自宋以來故家
文獻棟宇相望至於有元若蔣公商卿博士奉常與典
大議藏在有司縉紳君子猶能言之其文行顯著與博
士同時者若石壁翁樊公其人乎石壁之學後進之士多
傳之而其猶子天民先生實得其緒餘天民傳之子餘
慶餘慶以今大明洪武五年用易經試中浙闈計偕春
官不樂仕進告于大宗伯歸山中隱居求志以予同年

親若兄弟嘗與論家世源流知其從兄牧齋先生之賢
牧齋蓋石壁翁嫡孫尤克世其家者也惜予未及識之
既來臨淮三年而牧齋亦以銓試吏部中選授鳳陽府
懷遠縣稅課局大使因得挹其顔色聽其議論私竊喜
幸庶幾遂平昔之願焉牧齋清慎自律其於商賈之征
不以位卑禄薄盡心竭力朝夕不倦或歲時之暇登大
禹塗山下和王坑與懷千古見諸詠歌邑大夫博士以
下皆重為敬禮考滿得代當朝京師懷遠士大夫咸戀

戀不忍別使來求序以贈夫足國裕民之道莫先於理財故錢穀之職自古為重乘田委吏在孔子大聖不恥為之唐時鹽鐵度支皆以大臣兼領宋儒先君子以道德聞望稱者或主茶場或監酒務曷甞不盡其職之所當為者乎夫君子素其位而行士君子明體適用之學何所施而不可哉牧齋征商從事貢賦以登上下相安國家勸善録功由是官省部臺憲及館閣郡縣盡其學之所至以大祖父文獻之傳其不權輿於今日耶異時

功遂名成幅巾野服逍遥丹丘蓬萊之上識者固以為神仙中人矣予也忝以同鄉又在契家之末幸得歸老固當盡脱塵鞅以從之矣是為序

送鳳陽府推官李先生淵泉考滿入覲序

吉安李先生淵泉以輿學高行為郡有司所知薦諸江西行省行省以其名上之吏部吏部徴試中選授河南省陳州陳留縣三年任滿察官考為稱職陞授鳳陽府推官鳳陽國家興王之地控制千有餘里九州二十四

縣在管轄之下簿書之煩不易理也獄訟之多不易治也先生曰從諸公蒞事公府羣吏就列兩造在庭是非曲直一言輙得其要訊鞫所加不羅織鍛鍊以致其事小大之獄各使就律不以威勢利害為髙下輕重今太守河南李公深敬異之以為儒者之効焉夫獄訟民命所關有國者視以為重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雖其所致固有淺深然非端本澄源政平訟理焉能之哉廷尉天下之平也推官

郡府之平也郡府平則天下平矣噫豈輕也哉且夫仕所以行其道也道在是不以禄位言也先生為古士師之官其道固足以行諸一郡矣使進而升如錢若水以同州推而進拜樞使梁灝以大名府推而入知制誥趙清獻公以武官節推而累官至參大政亦何歉乎哉仰惟聖明在上天光咫尺崇儒重道日恐不及思得賡歌之士都俞吁咈於治朝之上致太平無訟之功有若先生者考滿入覲則以之為臺為省可也然而中都重地

九重宵旰眷念鄉土則以先生復職鳳陽亦可也任賢使能在久任責成今九年三考之法與唐虞黜陟之典何以異哉予知先生尚有以慰鳳陽吏民之心矣先生行有日臨淮邑長山西王君惜其别而兾其復來也俾四明鄭真序以為贈

送渭南縣主簿章宗盛朝覲復職序

朝覲之禮尚矣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禮之所在根

諸人心達諸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定制孰得而踰之哉周衰禮廢更秦漢隋唐以來無復如姬周之盛矣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其威儀文物何如哉洪惟天朝萬方一統禮樂會朝具有成制凡列郡守長每歲一朝州縣長貳三年一朝考功即戶口錢粮之多寡農桑學校之廢興以時其殿最焉其與周人考禮修德之意何遠哉永嘉章君宗盛世為儒族讀書明理而精於法律元至正間以才能見知江浙省臣薦為温州録事内附謫

居汴梁徵入京師授渭南縣主簿渭南安西壯縣簿書期會之繁貢賦供億之重朝夕從事厥聲懋著三年考滿布政按察兩閫咸以稱職聞覲朝大廷宴賜南宮衣冠入謝而歸過臨淮論斯文之契為予言曰其何以得至於此哉予惟君臣上下之間以敬為本宗盛以一命之士得面奉清光對揚顯命法樽珍饌上承寵賜其亦可謂榮矣大雅之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蓋享其恩禮之盛而祝其福受如此也然則宗盛其思為報効之

地哉簿佐令者也雖曰位不稱其才然能以愛民為心而盡力於所當為公侯將相之任其不權輿於此乎夫奉法循理古循吏所以為治也宗盛其夙夜匪懈以無負上恩哉予教臨淮戀戀弗去異日聞有上僣者稱渭南之政於安西諸邑為最其非宗盛也耶馬首告西叙以識别云

送固始縣稅課局大使胡子貞考滿序

予嘗讀宋史紹興八年戊午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以詔

諭江南為名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詔侍從臺諫論得失胡忠簡公者為密院編修官上封事乞斬秦檜等貶公監廣州倉未幾檜啟思陵詔示天下指為橫議言之不用又以為罪國家之治亂中外之盛衰判然矣君子以是知宋之南渡不復以北猶周之東遷終不得而西也嗚乎君父之讎義不戴天宋世之禍憯矣下穹廬之拜公豈忍見之哉身為嶺海之行名如泰山之重士君子公論有在矣然而秦檜以公異己必欲置之死地南

荒瘴癘轉徙萬里而守臣復有希其指意為窘辱之者而公不以死生患難為意且著詩詞以自見迨至阜陵御極公道大開名還叙復位躋榮顯年逾八十壽考令終豈非天也哉予客中都嘗預修九郡圖史因得宋順昌郡人王明清所著揮麈録觀之載公遺事為多至及王倫家世出處大致益知公之指斥其狎邪無賴不誣也然而倫之使金終能守節以死其公之言有以激之也耶今去公二百餘年誦其言而論其世凜然如見其

人況其子孫文獻之足徵者乎光州固始縣稅課局副使胡子貞世家吉安為忠簡公之後年四十餘器質修謹言論疏爽而直亮慷慨之氣恒見於日用間識者以為有忠簡公之遺風夫忠簡以直言去國出司錢穀執政者固有以擠之也子貞方以材藝薦不登諸館閣列之郡縣而征商之司乃無異忠簡之貶秩何哉是不然忠簡當權奸用命主懦國弱其由內斥外固宜重嘆以為不幸今明良相逢萬方一統而子貞由小及大升高

自卑殆將歆羨稱美而不已者豈曰錢穀貨財之職為非所當為者哉士之懷才抱德者以得時為難時有用舍身有顯晦子貞其可謂得時矣昔宋宰執侍從家多在大江以西廬陵歐陽氏至丞旨原功而益著清江劉氏至集賢良甫而復顯若盱江曾氏臨川王氏晏氏平園周氏亦有文學政事繩其祖武者公侯子孫克復其始胡氏與諸家相望子貞其不當以忠簡公自期乎左氏載陳敬仲之占有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子貞上泝

忠簡公已九世功名事業其不在今日耶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予於予貞實有望焉因其考滿如京師庸叙其家世之淵懿以為贈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二

明 鄭真 撰

序

送知邳州事楊公考滿入覲序

吾鄉四明袁先生志衡以宋侍郎潔齋諸孫世家文獻德行問學為後學者師際今聖運徵入京師授知池州府事政事神明洞見幽隱屬縣長貳少所許可獨與建

德知縣楊公子方愛厚每於其至府白事親與為賓主之禮公關西盛族嘗登趙公益陽之門設施舉措皆得諸學問講貫之素公既考覈稱最復職踰年中書奏陞知鳳陽府邳州事適袁以謫過邳公以故人致館穀之禮君子於是知公之厚矣予與袁為親契嘗遇諸淮海上聞其道公之賢咄咄不離口而恨未及識公今年之春公以事至會府見諸庠序間容貌之修偉襟度之脫灑文章語言之俊邁高爽然後知其為故家文獻之盛

也未幾公以三年考滿與其倅陳公惟仁旅朝京師其州之僚友與其父老及寓公寄士學校師弟子及閭巷兒童凡數百輩送至東門外五里攀戀不容行至不得已為別則曰公之為政徹於九重非一日矣聖君眷念鄉里其亟還公以慰吾民矣乎予聞而異之意公何以得諸此哉問諸邳人則曰我邳之望治也久矣自公之來一以教化為本而以法律行於其間其於我民呴噢之而督責不加也撫綏之而煩擾不及也是以同僚協

恭令行禁止數百里之間雞犬相聞安於生養完聚而無愁嘆困苦之聲矣吾民殆將盡其力役終其身事之不特如河南之願借寇恂而已予於是喟然歎曰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公其庶幾哉夫聖王之治莫重於得民故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未若得民心之愈也公之得民如此其能以在上之心為心哉迺若簡牘登載所謂農桑學校戶口錢糧云者特其服官守職之常爾昔冉求以政事稱其後得封為下邳公公學聖門者也當君

明臣良之時爲政在輦轂下考功上奏重瞳昭回高爵重禄其不復見於今日乎予因表先生而信公之爲人又因邳人論公治政而喜爲天下道也遂著之序以爲贈

送邳州判官陳君惟仁考滿入覲序

蘭亭在越郡西南二十里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晉人觴詠之故蹟千載一日也士生其地往往詞藻醖藉有永和之風予在元至正間過山陰拜王右軍祠上天章寺

閣覽觀山川形勝退歸所寓因識故宋侍郎公之裔陳君惟仁君美容脩髯風神秀朗慷慨論議時方承平讀書著文謂取科第如拾地芥予因服其為人嗣後二十餘年際今聖運予以鄉貢典教臨淮而君亦以六科試藝中選授真定景州東光縣丞道過中都相見有如夢寐逾年以減汰台至闕下冣稱廣信能聲著聞還授邳州判官邳與臨淮皆鳳陽屬邑君以使府期會往來不一因得與論宿昔之好君尚氣誼重然諾而吏治尤為精

敏邳當大河南北之衝公侯貴臣以王事出入供億無常君上承下姁悉得其歡至於獄訟兩造在廷一言之間情偽以決有經其化導勸誘至於革心悔過者尤多由是三年之間其民皆安樂生養熙熙然詩書禮樂之風而君稱為輔佐之賢矣噫地靈人傑古今美談即君之為人而考其為政可謂不負平昔所期矣山川靈秀之鍾故家文獻之盛其然不其然耶昔漢韓稜為下邳令徵拜尚書遺愛在民廟祀不廢晉王祥為下邳别駕

至今傳其孝行善政之得民如此君其何媿於古人哉仰惟聖明在上致理之效有如唐虞以君之佐邳在畿甸之近而治績彰彰如是銓衡上考簡書有程仰黄道之天開瞻聖顔之咫尺所以寵綏而福禄者不在兹乎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此諸侯見天子之詞也邳之士大夫於君之入覲盖有望矣予與君相知為深於是敘其出處之正以致其期望之厚云

送鳳陽行大都督府僉事胡公朝京序

鳳陽國家興王之地肇建中都虎旅雲屯周廬千列於是立行大都督府以控馭之建牙視篆上應天樞自非文武英傑熟於韜畧者豈足以當之哉譙郡胡公奉上命來僉督府事當京畿清謐錢穀甲兵夙已具備而公從容折衝文武將吏悉聽號令貝冑琱弓之士帖然袵席之上各思盡力所報而凡係籍為民者皆得以安養樂育於太平無事之域若公可謂賢也已洪武十三年之春聖天子圖治勵精更官定制建五大都督府以

統治軍民玉音渙頒趣公入覲盖將增重本兵班聯
上衮以節制藩維盟功帶礪也斯不亦盛乎哉夫將帥
之才於其治兵以考其成功公忠厚知勇出於天稟值
聖運肇開龍飛九五躬屬櫜鞬援桴鼓與諸公周旋軍
旅中決竒取勝有如耿恭謙退不伐有若馮異勲名既
著閶闔望日隆上心眷注齋壇授鉞誠有待於公矣乃今
佩綬進趨天顔對越堯言湯誥崇股肱心膂之任禁中
頗牧指授器使非公其誰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鳳陽有司百執事寧不賴公於是哉麾節言邁謹率僚佐以別且進一言為贈

送鳳陽行大都督府僉事陳公朝京序

上在位之十三年詔立五大都督府以統諸衛所以尊國體重軍事也於是僉鳳陽行大都督府陳公奉命朝京蓋將盛齋壇之禮以為授鉞之榮焉惟公淮海望族沈機勇畧足以制馭三軍仁心厚德足以撫綏百姓自

其早年上逢聖運躬屬櫜鞬與諸將帥出入行陣間六韜三畧堂堂正正迪師中之吉上膺公之奏武階勇爵位望日崇其僉閫鳳陽也髙牙大纛前驅後翼增中權之節制示上將之威儀笑談折衝從容整暇僚佐協恭軍民安堵生養教訓安樂太平而公之令名廣譽日聞於黈纊之上矣仰惟廷陛天開威顔咫尺温語如春以賜以勞衣冠佩綬奉揚對越樞機之任輔弼之功用以勒勲彝鼎垂名竹帛豈不足慰鳳陽羣有司之望哉夫

天生五材何能去兵將帥之職安國家定社稷功莫尚焉故武文萬邦為憲周詩所以美尹吉甫也帷幄決勝千里漢史所以稱張子房也公當明良際會之時風雲龍虎千載一時也戰多之績視諸古人矣自今以往公其盡心報上與功名相始終哉其以非材謬膺郡寄承下風而被餘光者非一日矣旌騎南轅能不戀戀於中耶謹敘公出處之大以致頌美之誠云

送鳳陽太守李公歸滑臺序

國家設官分職任民生之寄者莫盛於郡守漢帝所謂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者是已今士大夫仕宦於朝得至二千石亦云榮矣責望亦不輕矣求其任處京畿慎終如始奉身而退如我滑臺李公者何其少哉鳳陽帝鄉戚里地大物衆號為難治公之來也勤以涖之敬以行之持之以公平律之以廉潔本之以仁慈寛厚不矯矯以為高不察察以為明闔郡九州之吏民敬之如神愛之如父令行禁止境内稱治而尤究心學校尊敬賢

士探討論議求其所未至由是令譽彰聞咸以為鳳陽
置郡以來太守之賢莫公若也公不自矜喜益加慎重
逾二年代者至公曰我其免於戾矣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我將歸隱林泉與猿鶴相主賓矣投牒遂行郡僚佐
父老民庶追送淮河上戀戀不忍别有傳輿人之誦者
曰煌煌兮中都綿萬代兮基圖煥堯言兮都俞曰我公
兮爾守爾居公之來兮五馬繡衣冠兮儒雅坐黄堂兮
任民社歲其有兮祥慶來下湛形神兮至清水之清兮

月之明政以成兮民以寧樂雍熙兮盛平駕公車兮結軫驂騑騑兮雙綌望滑臺兮不遠伊近曰公歸兮黙狐村之深隱攀轅卧轍兮公不少留我民之思兮心曷以休淮山曉兮淮水秋瀘清風兮公其來遊真聞之起而言曰公可謂得斯民之心矣然公去志已決其若之何哉夫進退一致也進而仕所以行此道也退而止所以全此道也公識進退之宜明仕止之正庶幾於聖人之道者乎與人之誦豈欺我哉於是退諗諸衆而為序以

贈

送鳳陽府推官劉可成歸長沙序

上在位之十有三年命有司求賢良方正之士其遂以薦入京師授鳳陽府推官竊伏私念獄事係民為重而才謭德薄懼不足以稱聖恩既到職因得與前推官劉君可成論交承之契可成長沙名族性姿温厚議論詳懇悃悃然儒者也蒞事鳳陽甫三月餘稽經按律決獄平允其狴犴之嚴扃鐍之固朝夕惟謹視其寒暑燥濕

為之洒掃而祓除焉常使囚人安於桎梏而疾癘不生

蓋以所犯在彼而所施在此於秋霜慘烈之中有春風

和煦之意吁是其仁心之存者歟承乏之後塵凡簿書成

案是非曲直議擬裁決方將資以取益庶幾告新令尹

之意焉乃以歸田得請言别能不慨然於中耶夫懷土

常物之大情旅次天涯憂虞薦至不如鄉社桑梓之可

恭敬止也禄食鼎鍾曳婁朱紫榮耀一時不如布衣蔬

食之可安樂長久也勞神州縣莫遑啟處不如山林泉

石之可從容延佇也然則可成之歸孰得而挽留之哉長沙居三江五湖之中地大物衆為東南上郡有屈大夫賈太傅之遺風自唐及宋人物宦遊之聚若歐陽詢褚遂良沈傳師及致堂胡公平園周公朱文公考亭張宣公南軒道德儀範相望後先數百年來衣冠文獻之澤猶有存者即可成之為人蓋可見矣今而脫屣仕途田園歸老用詩書禮樂化湘潭為鄒魯使章甫縫掖之流尊為鄉先生豈非其所望於可成者哉行有日夙所

承事者若司獄張彦實府吏其等十有餘人眷戀不忍別請一言以為贈遂不敢以不文辭也

送潁上教諭徐景顔謁告歸三衢序

鄉貢進士太末徐先生景顔典教中都之潁上縣逾兩考不調座下執經凡二十人以成績著聞固有貢春官入成均者矣一日慨然曰昔我二親棄捐相繼墊諸縠江之陽而風氣弗完吾親不能以妥寧也失今不圖異日無以見我親於地下矣遂以改塟告諸有司得報而

行過臨淮予以同年之契餞諸水滸告之曰景顏克伸情事庶幾始終無憾矣夫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親之安子之安也親有未安子其得而安乎是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人子當致力者也況夫山川兆域體魄之所藏神明之所宅焉者乎且塋地固有當擇者亦有不必擇者惟審其安不安而已自龍穴砂水之術行好事者圖其地之形以售諸人曰其可貴其可富其當貧其當賤聽而信之者往往牽於吉凶於其

親之亡有不及時而渴葬者有過時而慢葬者有終其身不能葬者噫獨何心也哉夫富貴貧賤天也我其如天何彼術者之言亦已惑矣景顔謁告改葬其親求其親之安也非惑於富貴貧賤之說也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景顔其慎於禮哉窆窀既畢奠祭如儀盡亦念夫我職不可久曠也佔畢之士望之久矣必亟來以慰其心乎使夫留戀鄉土而曰遲遲我行也豈國家所望儒師作成後進者哉景顔行矣見常山可齋陳先生

為予問訊焉先生予故人也景顔以予言示之其以為然乎否耶

送延安府宜川縣黃君孟仁歸莆陽序

閩南儒先過化之地自宋以來道學正傳融液漸漬三百餘年於兹矣莆陽在南閩封域之内比屋詩書衣冠之盛比諸鄒魯鄭公獻可朱公原道林公以順在元時皆以科第顯仕化諸鄉其門人德器成就為時模範者則今宜川知縣黃君孟仁其一也孟仁之家于莆也嘗

領郡太守及縣令聘幣為教導者十有餘年弟子員繩繩有師法出而見用於時者十餘人由是聲譽著聞以其名上之天官孟仁以母老力辭不得已為入京師試藝髙等天官大宗伯張公其大器重之奏諸闕下遂有宜川之命宜川延安屬邑古為丹州宋時西帥經畧之地蕃漢雜居號為難理孟仁撫摩疲瘵斯民愛之若父母然適五月解職而去過鳳陽郡博士吳先生義孚同門友也為致館穀之禮且賀之曰士大夫得仕非難得

遂歸老為難子歸矣其為明哲保身者乎孟仁曰我身不足惜也老母年逾八十慈懷戀戀不能一息寧也始相別時我母流涕言曰我死汝方得還我見汝無日矣幸而我母在焉尚以慰我母之心乎真聞而告之曰士君子立身行已順其理焉爾向之出仕忠也今之歸養孝也忠孝古人所難孟仁其庶幾矣且進退隨時時可進也則進不為榮時可退也則退不為辱孟仁之於進退豈不從容有餘裕者哉莆陽山水之秀甲於閩中壺

公之勝槃井之異好事者以為美談孟仁既歸指其平生釣遊之地徘徊顧盼足以係千載之思矣定省朝夕之暇盡出其師說以淑諸人以惠幸天下後世使莆陽文盛為東南冠其非士君子之所望者哉請以是為孟仁贈

送開封府杞縣丞洪君仲友歸嚴陵序

洪武五年之秋予以明經應浙江行省鄉貢進士舉識嚴陵洪君仲友於稠人中即而挹之氣清神明信其為

佳士也既辱膺薦書偕計春官授文學掾來中都之臨淮逾三年而仲友亦以國學生試藝髙等賜綺衣分教臨淮之子弟遂與論斯文之好為至又逾二年仲友名還京師授河南開封府杞縣丞杞在梁宋之郊公侯使客冠蓋相望軍輸賦役視他邑為重縣有令有簿仲友盡心其間旦夕集其民咻噢而教誨之其民相謂曰丞我父母也其勿慢凡一政之出一令之施率勸趨恐後縉紳君子以仲友為不負丞矣會親王建邸河南百物

所儲動以萬計郡府擇司其事者皆曰非洪縣丞不可仲友受命弗辭勾稽探覈出納惟允鳩工之聚實有賴焉考滿慨然曰我何久於此哉家有老母不及時致養我之罪大矣先是其母使季子仲德來為仲友圖婚得陽穀張氏親迎成禮既有子矣適朝廷許在官得代者還里仲友再拜感泣曰聖恩如天莫量臣微克遂所願所謂生死而肉骨者其在兹乎遂及室家登舟過臨淮子酌之酒曰仲友可與論出處矣夫士君子之所由者

道而已不合乎道其不媿爲人矣乎仲友家世業儒年逾四十學以裕巳善以淑人忠足以奉上仁足以恤民孝足以及親君子之道萃於其躬矣故其進也以道之當行退也以道之當止其心之所適志之所安孰得以淺近形容之哉千里征途言遄言邁高堂白髮朝倚門而夕倚閭也其亟以慰其心乎昔者曾子嘗有言曰我初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仲友歸養其母以其餘祿奉觴稱壽鄉黨親戚來宴來賀慈孝

之情固有感動人者矣傳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仲友之謂乎予與仲友俱㴬庠為同鄉業春秋為同經任教事為同志而久客淮山望家之想日形夢寐曾不及仲友出處之裕如也於其别姑書以為贈

送開封府鄭州滎澤縣主簿王以仁歸養序

國家以興教化為本凡俊選入成均者使分教天下之學於是太末王君以仁以洪武八年之五月奉上命來鳳陽之宿州逾二年還京師授河南開封府鄭州滎澤

縣主簿當關陝要衝道西北而徑東南者率由之以仁
年逾弱冠才敏氣鋭讀古今書期於適用既至慨然以
民生為己任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躬為之率先其民愛
之有如父母會親王建藩河南宮府所須瓦實為重以
仁領開封府檄司琉璃窑場土摶色設之工精好完美
故上而公侯方伯大臣下而郡守長吏以為非以仁不
足以致此咸尊重而禮貌焉三年考滿蒙恩歸里因謂
人曰我少失母氏今獨父在耳忝佐下邑在數千里外

而我父以道逺不遑就養且遣人以書來俾授室金斗張氏為嗣續之圖今幸挈累以還無一金為壽將耕獵樵採為朝夕甘旨之供焉予聞而韙之曰此可以慰其親矣夫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君子之所謂孝也是故涖官臨民兢兢業業而清慎自持内慾不萌外邪不入至于一舉足一舉目之間不敢忘其親焉盖所以保其遺體不以利誘之私貽其親羞也彼有墮窳敗業貪墨敗名槖充稛載駭心耀目使其親憂在旦夕者獨何心

也哉且得禄以養其親親所樂也禄有厚薄費或不貲而養有不及親亦何憾焉若乃潔身而退不辱不汚有如以仁焉者其父見之懽欣喜悦當何如哉昔宋趙清獻公仕蜀以琴鶴自隨故家文獻論廉介者莫尚焉以仁生清獻公之鄉其聞風而興起者耶予忝教臨淮久麇廩禄不得從以仁而去深竊自媿而嚴陵洪君仲友以予同在澍庠求一言為以仁贈予安得以不文辭哉仲友亦國學生為杷縣丞仕止進退與以仁同往來又

同舟載庶幾敦始終之誼者云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二